

贞观政要

中国
古典文化
极品



ZHONG GUO GU DIAN WEN HUA JI PIN

每个中国人必读的书籍

中国
古典文化
极品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中国古典文化极品
贞观政要

(唐) 吴兢 编著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目 录

卷一

论君道第一.....(1)

论政体第二.....(18)

卷二

论任贤第三.....(35)

论求谏第四.....(57)

论纳谏第五.....(69)

卷三

君臣鉴戒第六.....(109)

论择官第七.....(125)

论封建第八.....(143)

卷四

太子诸王定分第九.....(162)

论尊敬师傅第十.....(168)

教戒太子诸王第十一.....(179)

论规谏太子第十二.....(190)

卷五

论仁义第十三.....(211)

论忠义第十四.....(214)

论孝友第十五.....(224)

论公平第十六..... (227)

论诚信第十七..... (239)

卷六

论俭约第十八..... (247)

论谦让第十九..... (251)

论仁侧第二十..... (255)

慎所好第二十一..... (258)

慎言语第二十二..... (261)

杜谗邪第二十三..... (266)

论悔过第二十四..... (269)

论奢纵第二十五..... (272)

论贪鄙第二十六..... (280)

卷七

崇儒学第二十七..... (289)

论文史第二十八..... (296)

论礼乐第二十九..... (300)

卷八

论务农第三十..... (317)

论刑法第三十一..... (321)

论赦令第三十二..... (339)

论贡献第三十三..... (343)

禁末作附(三章)..... (347)

辩兴亡第三十四..... (350)

卷九

议征伐第三十五..... (352)

议安边第三十六·····	(377)
--------------	-------

卷十

论行幸第三十七·····	(388)
--------------	-------

论畋猎第三十八·····	(392)
--------------	-------

论灾祥第三十九·····	(397)
--------------	-------

论慎终第四十·····	(405)
-------------	-------

贞观政要卷第一

论君道第一

【原文】

贞观初，太宗谓侍臣曰：“为君之道，必须先存百姓，若损百姓奉其身，犹割股以啖腹，腹饱而身毙。若安天下，必须先正其身。未有身正而影曲，上理而下乱者。朕每思伤其身者不在外物，皆由嗜欲以成其祸。若耽嗜滋味，玩悦声色，所欲既多，所损亦大。既妨政事，又扰生人。且复出一非理之言，万姓为之解体^①，怨讟^②并作^③，离叛亦兴。朕每思此，不敢纵逸。”谏议大夫魏征对曰：“古者圣哲之主，皆近取诸身，故能远体诸物。昔楚聘詹何^④，问其治国之要。詹何对以修身之术。楚王又问理国何如？詹何曰：‘未闻身理而国乱者。’陛下所明，实同古义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解体：肢体解散。比喻人心涣散。

②怨讟(dù 读)：怨恨。讟：谤也。

③谏议大夫：官名。西汉置谏大夫，东汉改称谏议大夫。唐时门下省置谏议大夫四员，掌侍从赞相，规谏讽谕。魏征(公元580—643年)字玄成，馆陶(今属河北)人，唐初政治家。幼孤贫。出家为道士。隋末参加瓦岗起义军，后投襄建德任起居舍人。建德失败，他归唐，事太子建成，为太子洗马。太宗即位后，任谏议大夫、秘书监、侍中等职，封郑国公，以敢于直言进谏闻名。

④詹何：战国时楚人，擅长养鱼。

④詹何：古代哲学家。反对纵欲，认为清心寡欲、重视养生，必然轻利，思想与道家接近。

【意译】

贞观初年，唐太宗对待从的大臣说：“做君王的法则，必须首先存活百姓。如果损害百姓来奉养自身，那就好比是割大腿上的肉来填饱肚子，肚子填饱了，人也就死了。如果要想安定天下，必须先端正自身，决不会有身子端正了而影子弯曲，上头治理好了而下边发生动乱的事。我常想能伤身子的并不是身外的东西，而都是由于自身追求耳目口鼻之好才酿成灾祸。如一味讲究吃喝，沉溺于音乐女色，欲望越多，损害也就越大，既妨碍政事，又扰害百姓。如果再说一些不合事理的话来，就更会弄得人心涣散，怨言四起，众叛亲离。每当我想到这些，就不敢放纵取乐贪图安逸。”谏议大夫魏征回答说：“古代圣明的君主，大多是就近修养自己，所以能够远远地体察到其它事物。过去楚国聘用詹何，询问他治国的要领。詹何用修养品德的方法来回答。楚王又问这样治理国家效果怎样？詹何说：‘没有听说过自身品行端正而国家还会混乱的。’陛下所懂得的，实在符合古代的道理。”

【原文】

贞观二年，太宗问魏征曰：“何谓为明君暗君？”征曰：“君之所以明者，兼听也；其所以暗者，偏信也。《诗》曰①：‘先人有言，询于刳尧②’昔尧、舜之世，辟四门，明四目，达四聪。是以圣无不照③，故共、鲧之徒④，不能塞也⑤；靖言庸违⑥，不能惑也。秦二世则隐藏其身⑦，捐隔疏贱而偏信赵高⑧，及天下溃叛，不得闻也。梁武帝偏信朱异⑨，而侯景举兵向阙⑩，竟不得知也。隋炀帝偏信虞世基⑪，而诸贼攻城剽邑，亦不得知也。故人君兼听纳下，则贵臣不得壅蔽，而下情必得上通也。”太宗甚嘉其言。

【注释】

①《诗》：指《诗经》。

②刳菟(chú táo 锄饶)：割草打柴的人，后多用以指草野鄙陋的人。

③圣无不照：谓圣明的君主对天下的事物无不知晓。照：知晓。

④共、鯀之徒：共，指共工，古代传说中的人物。鯀(gǔn 滚)，夏禹的父亲，尧的臣子，因治水无功，被舜戮于羽山。文中用来泛指一切奸佞之人。

⑤塞：指闭塞视听，下情不能上达。

⑥靖言庸违：邪佞小人的言行。靖言：恭维的话。庸违：小人的奸计。

⑦秦二世(公元前230～前207年)：秦始皇次子，名胡亥。

⑧捐隔疏贱：舍弃不亲近的臣子，疏远百姓。比喻幽居深宫，与外界隔绝。

⑨梁武帝：即萧衍(公元464～549年)，南朝梁开国之主，公元502～549年在位。执政期间，崇奉佛教，重用士族，对农民残酷剥削，多次镇压农民起义。公元549年，侯景引兵渡江，梁朝灭亡，他饥病而死。朱异(?～公元549年)：字彦和。梁武帝时历官自员外常侍至侍中，为人奸佞骄奢，蔽主弄权，为时人所痛恨。

⑩侯景：原为东魏臣子，公元547年，因朱异而降梁，任梁朝大将军，封河南王。公元549年，他举兵反梁，攻陷台城，梁武帝被饿死，史称“侯景之乱”。阙：古代宫殿、祠庙和陵墓前的建筑物，文中用以指代京城。

⑪虞世基(?～公元618年)：字茂世。博学多才。炀帝时任内史侍郎，专典机密，参掌朝政。炀帝巡游江都，农民起义军不断揭竿而起，世基请发兵屯洛口仓，炀帝不从。他知不可谏。又怕祸及自身，故唯诺取宠，不再将实情上奏，朝野共恨。后为宇文化及所杀。

【意译】

贞观二年，唐太宗问魏征说：“怎样叫做圣明君主和昏庸君主？”魏征说：“国君之所以圣明，是因为他能够兼听各方面的话；国君之所以昏庸，是因为他偏听偏信。《诗经》说：‘古人说过这样的话，向割草砍柴的人征求意见。’过去尧、舜的时候，广开四方贤路，招纳天

下贤德之士；广开视听，了解各地情况，听取各种意见。所以圣明的国君没有什么事不知晓，因此共工、鲧这类人，不能蒙蔽他；奸佞小人的恭维话和奸计，也不能迷惑他。秦二世却深居宫中，隔离贤臣，疏远百姓，偏信赵高的话，直到天下崩溃、百姓背叛了他都还不知道。梁武帝偏信朱异的话，重用侯景。侯景率领叛军攻打京城，梁武帝竟然还不知道。隋炀帝偏信虞世基，到各路反隋兵马攻取城池、抢掠乡邑时，他也不知道。所以如果国君能广泛听取不同意见，采纳臣下的建议，那么权臣就再也不能堵塞下情、蒙蔽君主，而下情必能上达了。”太宗很赞赏魏征的意见。

【原文】

贞观十年，太宗谓侍臣曰：“帝王之业，草创与守成孰难？”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对曰^①：“天地草昧^②，群雄竞起，攻破乃降，战胜乃克。由此言之，草创为难。”魏征对曰：“帝王之起，必承衰乱，覆彼昏狡^③，百姓乐推，四海归命；天授人与^④，乃不为难。然既得之后，志趣骄逸^⑤。百姓欲静而徭役不休，百姓凋残而侈务不息；国之衰弊，恒由此起^⑥。以斯而言，守文则难。”太宗曰：“玄龄昔从我定天下，备尝艰苦，出万死而遇一生，所以见草创之难也，魏征与我安天下，虑生骄逸之端，必践危亡之地，所以见守文之难也。今草创之难，既已往矣，守文之难，当思与公等慎之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尚书左仆射：尚书省长官。房玄龄（公元579～648年）：字乔，济州临淄（今属山东淄博市）人。隋末考取进士，任临城尉。公元618年，李渊起兵入关中，归李世民，贞观元年为中书令，后任尚书左仆射，封梁国公。居相位15年，与杜如晦共管朝政，世称“房谋杜断”。

②天地草昧：天地初开之时，杂乱无章，混沌不清。草，杂乱。昧，晦暗不清。

③覆彼昏狡：消灭昏乱狂暴的人。覆，灭。昏狡，昏乱狂暴。

④天授人与：上天授给，人民奉与。

⑤志趣骄逸：志向趋向骄奢淫逸。趣，同“趣”。

⑥恒：常。

【意译】

贞观十年，唐太宗对待臣说：“帝王的事业，创业和守业哪一样事更艰难？”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回答说：“天下大乱的时候，各路英雄竞相起兵，攻破对方的城池才能使他投降，打败对方的军队才能制伏他。从这说来，创业艰难。”魏征回答说：“帝王起兵，必然乘着世道衰败混乱的时候，消灭掉那些昏庸残暴的人，百姓就乐于拥戴，天下人都来归附；上天授命，百姓奉与，故创业不算艰难。然而已经取得天下之后，老百姓希望休养生息，但各种徭役却没有休止；百姓已经穷困疲倦，而奢侈的事务却一刻不停；国家衰落破败，常常从这里开始。以此而论，保持已经建立的功业就艰难。”太宗说：“玄龄过去跟随我平定天下，饱尝了艰难困苦，出入于万死之中；侥幸地得到一条生路。所以看到的是创业的艰难。魏征和我一起安定天下，担心出现骄奢淫逸的萌芽，必定重蹈危亡的境地，所以看到的是保持已建立的功业的艰难。现在创业的艰难既然已经过去，守业这一难事，我应当考虑与你们一起谨慎地对待它。”

【原文】

贞观十一年，特进魏征上疏曰^①：

臣观自古受图膺运^②，继体守文^③，控御英杰，南面临下^④，皆欲配厚德于天地，齐高明于日月；本枝百世，传祚无穷^⑤。然而克终者鲜，败亡相继，其故何哉？所以求之，失其道也。殷鉴不远^⑥，可得而言。

【注释】

①特进：官名。唐宋时特进为文散官第二阶，相当于正二品。

②受图膺运：受图，得到河图。膺运，接受天命。传说伏羲氏时，有龙马从黄河出现，背负“河图”，有神龟从洛水出现，背负“洛书”。后来便以“河出图、洛出书”说成是上天旨意，圣人将要出现，帝王就是受天的命令来统治人民。

③继体守文：谓继承皇位，坚持和维护礼乐制度与法令条文。体：政体，这里指皇位。文：礼乐制度、法令条文。

④南面临下：居帝位而治理天下。南面：面向南坐，古代以面南为尊位，故称居帝位为南面。

⑤祚(zuò)：禄位，这里指帝位。

⑥殷鉴：《诗·大雅·荡》：“殷鉴不远，在夏后之世。”谓殷人灭夏，殷之子孙宜以夏的覆亡为戒。后用为以先例为鉴戒之喻。

【意译】

贞观十一年，特进魏征向唐太宗上了一道奏章说：

自古以来，得到河图而承受天运的君主，承继国家大业，坚持礼乐制度，维护国家法令条文。控制和使用各种人才，居帝位而治理天下，都希望自己的美德能与天地比配，自己的才能与日月齐辉；国家的根本牢固能支持久远，帝位传继没有穷尽。然而，能善终的人却很少，失败和灭亡的却一个接着一个。原因是什么呢？探求他们失败的原因，在于没有遵循治国的规律。前代亡国的教训可以完全说明这个问题。

【原文】

昔在有隋^①，统一寰宇，甲兵强盛，三十余年，风行万里，威动殊俗^②，一旦举而弃之，尽为他人之有。彼炀帝岂恶天下之治安，不欲社稷之长久，故行桀虐，以就灭亡哉？恃其富强，不虞后患^③。驱天下以从欲，罄万物以自奉^④，采域中之子女，求远方之奇异。宫苑是饰，台榭是崇^⑤，徭役无时，干戈不戢^⑥。外示严重，内多险忌。谄邪者必受其福，忠正者莫保其生。上下相蒙，君臣道隔，民

不堪命，率土分崩。是以四海之尊，殒于匹夫之手，子孙殄绝^⑦，为天下笑，可不痛哉！

【注释】

①有隋：即隋朝。

②殊俗：殊方异俗。这里指遥远的异域。

③不虞：虞，臆度，料想。此处为“不考虑”之意。

④罄(qìng 庆)：器皿中空，引伸为尽、完全。

⑤官苑是饰，台榭是崇：意谓追求宫殿园林的华丽装饰，亭台楼榭的伟峻。

⑥戢：止息，停止。

⑦殄(tiǎn 舔)绝：灭绝。

【意译】

隋朝，统一天下，军队强大，30 多年间，它的声威远播万里，震动异国，一旦亡国，全为别人所有。隋炀帝难道厌恶天下得到治理，百姓安宁吗？难道他不希望国家长久，故意要推行夏桀的暴政来造成自己的灭亡吗？事实上是他仗恃自己的富足强大，不考虑后患。驱使天下的人来满足自己的奢欲，耗尽天下的财物供自己享受，搜选天下的美女，寻求远方的珍宝。宫室苑囿装饰华丽无比，楼台亭榭构筑峻伟，征发徭役没有时限，用兵打仗没有休止。外表显得威严持重，内心充满狠毒与猜忌。献媚进谗的人必定得到他给予的福祿，忠诚正直的人却不能保全自己的生命。上下之间互相蒙蔽，君臣的礼义就相背离，百姓不能忍受这种暴政，国土分崩离析。是作为一个全国尊崇的皇帝，竟死在普通人的手中，子孙灭绝，被天下人耻笑，能不痛心吗？

【原文】

圣哲乘机，拯其危溺。八柱倾而复正^①，四维弛而更张^②。远肃迩安^③，不逾于期月^④；胜残去杀，无待于百年。今宫观台榭，尽居之矣；

奇珍异物，尽收之矣；姬姜淑媛^⑤，尽侍于侧矣。四海九州，尽为臣妾矣。若能鉴彼之所以失，念我之所以得，日慎一日，虽休勿休^⑥。焚鹿台之宝衣^⑦，毁阿房之广殿，惧危亡于峻宇^⑧，思安处于卑宫^⑨，则神化潜通^⑩，无为而治，德之上也。若成功不毁，即仍其旧，除其不急，损之又损。杂茅茨于桂栋^⑪，参玉砌以土阶，悦以使人，不竭其力。常念居之者逸，作之者劳，亿兆悦以子来，群生仰而遂性^⑫，德之次也。若惟圣罔念^⑬，不慎厥终^⑭，忘缔搆之艰难^⑮，谓天命之可恃，忽采椽之恭俭^⑯，追雕墙之靡丽^⑰，因其基以广之，增其旧以饰之。触类而长^⑱，不知止足，人不见德，而劳役是闻，斯为下矣。譬之负薪救火，扬汤止沸^⑲，以暴易暴，与乱同道，莫可测也，后嗣何观！夫事无可观，则人怨神怒。人怨神怒，则灾害必生，灾害既生，则祸乱必作，祸乱既作，而能以身名全者鲜矣。顺天格命之后，将隆七百之祚，貽厥孙谋^⑳，传之万叶。难得易失，可不念哉！

【注释】

- ①八柱倾：古代认为地有八柱支撑着天，故天不塌。
- ②四维弛：谓封建道德规范松弛。四维：古代以礼、义、廉、耻为治国的四纲，亦称四维。
- ③远肃迓安：远处的前来朝拜，近处的得到安宁。肃：参拜。
- ④期月：周月，也指周年。
- ⑤姬姜淑媛：均指宫中美女。
- ⑥虽休勿休：文中之意是虽有美德而不自恃。
- ⑦“焚鹿台”句：周武王伐纣，纣王败，登鹿台而自焚。
- ⑧峻宇：高峻的宫殿。
- ⑨卑宫：低矮的宫室。
- ⑩神化潜通：精神的作用使百姓潜移默化，君王与百姓的思想便暗暗相通。
- ⑪茅茨：茅草屋盖，泛指简陋的房屋。桂栋：桂树作的房梁，指华丽的房

屋。

⑫遂性：成就其本然之性，即性情归于纯朴。

⑬罔念：一念之差。

⑭厥：其。

⑮缔构：缔造。文中指创建国家的大业。

⑯采椽(chuán)：绘有彩图的椽子(安在梁上支架屋面和瓦的木条)。

⑰雕墙：在墙上雕刻花纹、图案，以为装饰。文中泛指华美的宫室。

⑱触类而长：类似这样增长。

⑲扬汤止沸：扬起沸水来制止水的沸腾，比喻方法不当。汤：沸水。

⑳貽厥孙谋：遗留给子孙后代。孙谋：指子孙后代。

【意译】

有非凡才能的人，顺应时机，拯救危亡的国家和水深火热中的百姓。倾覆的国家能够被返正，松弛的道德规范重新得到恢复，远方的人前来朝拜，近处的人民安居乐业，国家达到治平不须一年；战胜残暴，消除杀戮，也不须要百年。现在，隋朝的宫殿观阁、楼台亭榭，被全部占有了；奇珍异宝，全部收藏了；宫中美女，全部侍候在君王的身旁了。举国之内，都是君王的臣子与奴婢，如果能借鉴于隋朝失败的教训，经常想想自己是怎样取得天下的，因而一天比一天谨慎，虽有美德而不自恃。烧掉鹿台的宝衣，毁掉阿房宫的宽广宫殿，从那峻伟的宫殿上看到危亡的因素，想到居住低矮宫室的安全，那么，自身的精神修养就能对百姓起到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，思想也就暗暗与百姓相通，从而达到无为而治，这是以德治国的最好办法。假若既成的东西不去毁坏，仍然保持它旧有的面貌，免除那些不急于要办的事，减了再减。即使简陋房屋与华丽宫室相间杂，玉石栏杆与泥土台阶相参和也不计较，百姓高兴的事就派他们去做，而且不要耗竭他们的精力。常常想到居住的人虽然舒适安逸，而建造的人却非常辛苦，这样，百姓就会高兴地像儿子趋

奉父母那样归附国君，所有的人都仰仗国君而性情归于纯朴，这是以德治国的次等方法。如果君王有一念之差，不善始慎终，忘记了缔造国家的艰难，认为上天的旨意可以依仗，忽略了宫室应该奉行节俭，一味追求华美的宫室，凭借它的基础而扩建，使旧有的规模增大，而且装饰更华丽。类似这样增长，不知道停止和满足，百姓看不到君王的美德，相反只听到不断征发劳役的消息，这是最下等的治国方法。这种办法就像背着木柴去救火，扬水止沸，用残暴来代替残暴，与原先的混乱同出一辙，其后果是难以估量的。这样下去，继前朝而为君的，还有什么业绩可以显示呢！君王没有可以显示德行的业绩，就会使百姓怨恨、神灵发怒，灾难和祸害就会产生。那么叛乱的暴发也就在所难免，叛乱既然暴发，而能够使身体、名誉都得到保全的实在太少了。顺应上天旨意而改朝换代之后，帝业将兴隆七百年，并遗留给子孙，使它传到万代。国家的基业难于取得却容易丧失，能不认真思考吗？

【原文】

是月，征又上疏曰：

臣闻求木之长者，必固其根本；欲流之远者，必浚其泉源；思国之安者，必积其德义。源不深而望流之远，根不固而求木之长，德不厚而思国之理，臣虽下愚，知其不可，而况于明哲乎？人君当神器之重^①，居域中之大，将崇极天之峻^②，永保无疆之休^③，不念居安思危，戒奢以俭，德不处其厚，情不胜其欲，斯亦伐根以求木茂，塞源而欲流长也。

【注释】

①神器：指帝位、政权。

②“将崇”句：请要想秉承昊天的大德。将：欲，要想之意。崇：尊重。峻：大。

③休：福禄。

【意译】

这个月，魏征又上疏说：

我听说，要想使树木长得茂盛，必定要使树根牢固；要想河水流得远的，一定要深挖它的源头；要想国家政局安定，一定要多积道德、仁义。源头不深而希望河水流得远，树根不牢固而希望树木长得繁茂，道德、仁义不深厚而希望国家安定，我虽然卑下愚蠢，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，何况明智的圣人您呢？国君担负着国家重任，居于全国举足轻重的高位，要想秉承上天的大德，永久地保持无边的福祿，如果不能居安思危，力戒奢侈而提倡节俭，不能积累深厚的美德，不能用理智战胜贪欲，这就像砍断树根而希望树木茂盛，堵塞源头而希望河水流得长远一样，是永远达不到的。

【原文】

凡百元首^①，承天景命，莫不殷忧而道著^②，功成而德衰。有善始者实繁，能克终者盖寡。岂取之易守之难乎？昔取之而有余，今守之而不足，何也？夫在殷忧，必竭诚以待下；既得志，则纵情以傲物。竭诚则胡越为一体^③，傲物则骨肉为行路^④。虽董之以严刑^⑤，振之以威怒，终苟免而不怀仁，貌恭而不心服。怨不在大，可畏惟人；载舟覆舟，所宜深慎；奔车朽索^⑥，其可忽^⑦乎？

【注释】

①凡百元首：众多国君。

②殷忧：深切的忧虑。

③胡越：古代对少数民族的泛称。胡在北，越在南。这里用来比喻关系疏远。

④骨肉为行路：比喻兄弟之间不和睦，就像走在路上的陌生人。

⑤董：督。

⑥奔车朽索：用朽坏的绳子去驾奔驰的车，比喻危险。

⑦忽：忽视。

【意译】

大多数国君，秉承上天的使命开创基业时，没有哪一个不是深切忧虑、德行显著，而大功告成之后，他们的德行就开始衰减。开始时好的确实很多，能够坚持到最后的就很少。难道不是得天下容易而守天下困难吗？过去夺取天下时力量有余，如今守天下时反而不足，原因何在？创业时处在深思熟虑中，必然竭尽诚意来对待下属；一旦得志，就放纵情欲，傲视他人。当竭尽诚意待人的时候，即使像北胡南越那样极其疏远的人也会亲密得像一个整体；当傲视别人的时候，即使是骨肉兄弟也会疏远得像过路人一样。虽然用严酷的刑罚来督察，用威风与愤怒去震慑，但下属总是采取苟免祸患的方法应付，内心里不怀好意，表面上恭恭敬敬，但内心却不服气。怨恨不在于大小，可怕的只在人心背离。水能载船也能翻船，所以应该高度谨慎。用腐朽的绳索去驾奔驰的车子，它的危险是可以忽视的吗？

【原文】

君人者^①，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^②，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^③，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^④，惧满盈则思江海下百川，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^⑤，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，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，想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，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，罚所及则思无以怒而滥刑。总此十思，弘兹九德^⑥，简能而任之^⑦，择善而从之，则智者尽其谋，勇者竭其力，仁者播其惠^⑧，信者效其忠。文武争驰，君臣无事，可以尽豫游之乐，可以养松、乔之寿^⑨，鸣琴垂拱，不言而化。何必劳神苦思，代下司职^⑩，役聪明文耳目，亏无为之大道哉！

【注释】

①君：这里用作动词，意为统治。